

第一章

一輛保時捷飛馳在山道上，紅色的車身顯得張狂而引人注目，他再這樣繼續行駛上去就是私人土地。駐守在這裡的警衛們平日都很盡忠職守，對來往車輛的檢查頗嚴格，但今天卻一反常態，很乾脆的就讓保時捷通過。

保時捷開進一條兩旁都是漂亮山毛櫟的林間小徑，然後在一幢華美雅致的洋房前停下。

爾天揚下了車，有些懷念地看著眼前被山林環繞的宅邸，他曾經有一段時間很頻繁的出入這裡，但距離上一次拜訪已經是一年多前的事了，他因為研究的關係到英國去了一趟，直到兩個禮拜前才回國。

爾天揚面對青銅製的大門，正準備按下門鈴時，洋房的大門卻突然被打開，一個年約四十多歲、看起來怒氣沖沖的男人走了出來，並快步的往他這個方向前進，像是迫不及待要離開這裡，而自己認識多年的高中好友洛白則緊追在後，一臉想要挽留男人的著急樣子。

「老師，拜託，請您留步。」

快到大門口時，洛白終於成功攔下了滿臉怒意的男人。

「不好意思，洛先生，貴公子頑劣不堪，對於老師這個稱呼，我實在無福消受，你還是另請高明吧。」男人一臉受了莫大屈辱的憤怒表情。

「抱歉老師，他是比較頑皮一點，請您原諒他，薪水方面我會再給您多一些補貼。」洛白滿懷歉意的說道。

「他做的事已經超乎頑皮的程度了，不是錢的問題，給再多我也不想教。」他還是氣憤難平的樣子。「身為父親，你應該要好好管教他才是。」

說完，男人開了大門就要離開。

「不好意思，老師，我送您下山吧。」洛白好聲好氣的說。

「不必了，我自己……」

「哈囉！」

聽到第三人的聲音，兩人這時才看到倚在大門外牆邊的爾天揚。

「老師，你還是讓他送你下山吧，這裡走到有車的地方起碼要一個小時以上喔。」爾天揚溫和的勸道。

男人這才想起自己正身處於郊區的山上，他剛剛太生氣，一時間竟然忘了每次不管來或離開都有專人接送。

「老師，我派人送您回去。」洛白說完，拿起手機聯絡山腰處警衛室的人。「喂？小葉嗎？麻煩你開車上來送老師回家。」

接著洛白對爾天揚說道：「天揚，不好意思，你先到客廳等我好嗎？我陪老師等一下車。」

「沒關係，我今天不趕時間，你慢慢來，我先進去了。」

爾天揚走向洋房，不時回頭望向大門口的兩個男人，看著洛白一臉尷尬和抱歉的面對著依然充滿憤怒的老師，不由得想笑出聲來。

他一踏進玄關就看見那個害自己好友備受責難的罪魁禍首。

「好久不見了，小黑。」

男孩一聽到爾天揚這麼稱呼自己，馬上怒上眉梢。

「不要叫我小黑！我又不是狗或貓！哼，好久不見，你還是那麼惹人厭。」男孩的口氣不怎麼好，金色的眼睛寫滿不馴。

爾天揚挑起一邊眉，很意外一年多沒見，不擅言語的男孩竟然變得伶牙俐齒，不過那目無尊長的態度倒是一點不變。

他打量著洛琥珀，比起上次見面，他至少長高了一個頭，但以男孩子的標準身高來說還是很嬌小。一頭烏黑的頭髮已經長及腰際，白皙的臉蛋加上細緻的五官，如果撇開他平坦的胸部和小小的喉結不看的話，根本就是個美少女嘛。

除了過於俊俏這點之外，這個看起來與普通人無異的男孩，其實具有可以變身為豹的特殊體質。

一陣子沒見，男孩對他的厭惡似乎更加變本加厲，很明顯，這孩子被慣壞了，看樣子洛白和羅斑都不是嚴格的父親。不過雖然就做為一個人而言，男孩的禮儀離及格還有段距離，但比起剛來這個家時已經算進步許多，只是教養仍有待加強。

「你對那個男人做了什麼，讓他氣得再多錢都不教？」爾天揚的語氣隱隱含著一絲譴責。

琥珀聞言，喜悅之情溢於言表，完全不在乎爾天揚責備的語氣。「他不教了嗎？喚耶！那個該死的臭老頭！」

聽了他的用字遣詞，爾天揚不悅的皺起眉頭，「我很好奇，你做了什麼？」

「沒什麼，就送他一隻昨天去後山抓到的竹雞，我趁他去上廁所時放進去的，他打開包包時看到那隻斷了頭的鳥時，嚇得臉都發白了呢！」琥珀得意的說。

「真是品味低劣的惡作劇。」看著他囂張的模樣，爾天揚輕嘆了一口氣，邁開長腿走向客廳，經過琥珀身旁時，忍不住低下頭附在他耳邊，輕聲說道：「你這隻被寵壞的調皮貓，若我是你的飼主，絕不會如此縱容你。」

說完，他無視身後一臉無法苟同的男孩，逕自走進客廳。

「天揚，不好意思，讓你久等了。」

過了大約十五分鐘，洛白才走進客廳。

「幹麼那麼客氣，斑呢？他還好嗎？」爾天揚關心的詢問起另一個好友，當然這也是他此次來拜訪的目的之一。

洛白臉色凝重的說：「在房裡，我帶你去看他。」

兩人進到洛白與羅斑的臥室。現在雖然是天氣炎熱的八月底，但室內的空調讓房間的溫度舒適宜人，羅斑正在被窩裡沉沉的睡著，對兩人進來的腳步聲渾然未覺。這實在很不尋常，以變身豹人羅斑的敏銳度，不該有這樣的情形發生。

洛白走向床邊，輕輕拍了拍他的臉，溫柔的喚道：「斑，醒醒，天揚來了。」

大約拍了三、四下，男人才睜開眼睛，表情宛如剛睡醒的嬰孩般。

「你好嗎？斑。打擾你了。」爾天揚率先問候道。

過了差不多十秒，羅斑才稍稍回神，「好久不見……天揚，抱歉無法好好招呼你。」

他看起來非常疲憊虛弱，嗓音彷彿是三十年沒開過口般乾澀沙啞。

洛白連忙安慰他，「天揚不會介意的，你很累的話就再睡一下吧。」他憐愛的撫摸著羅斑金黃色的頭髮，對方在他溫柔的安撫下緩緩閉上那雙失去光采的綠色眼眸，表情顯得十分安心。

「我們出去談吧。」爾天揚看著好友依戀的模樣，有些不忍心的說道。

兩人離開臥室來到客廳。

「斑的狀況看起來似乎不是很好。」爾天揚坐在沙發上望著開放式廚房內洛白的背影說道，而對方正忙著泡咖啡。

「嗯，自從上次月圓之後，他的體力明顯變得不太好，大部分的時間都在睡覺，就算醒著，精神也多半不能集中，注意力很差。」洛白邊說邊小心翼翼的端著兩杯咖啡走來，他將一杯放在爾天揚面前，望著他，表情非常憂心的問：「這也是我急著找你回來的原因。天揚，你去英國的這段期間，有什麼新發現嗎？」

「抱歉，我針對了近百年的國內外文獻做調查，試圖找出和斑同體質的變身人，卻沒發現什麼結果。」

看著洛白失望的臉，爾天揚安慰道：「斑的 DNA 序列遠比一般人更為複雜，我正試圖找出導致病因的染色體，相信不久後就會有結果了。我把牛津實驗室裡未完成的實驗紀錄給帶回來了，之後會在大學實驗室繼續做研究，直到找到治療斑的方法。」

「謝謝你天揚，你真可靠，相較之下，我不知道能為他做些什麼……」

爾天揚有些吃驚，一陣子不見，洛白比他想像的還要消沉，他不知道該如何安慰才好，只能柔聲說道：「陪在他身邊——我相信這對斑而言就夠了，治療方面就由我來吧。」

聽他這麼說，洛白的肩頭忽然微微顫抖著，有一瞬間，爾天揚以為他會落下淚來，但是沒有，男人只給了他一個蕭索無奈的笑容。

看了真教人心痛。

「洛白，我還有一件事得跟你談談。」爾天揚的表情嚴肅。「那孩子來到這個家已經三年了吧，如果我沒記錯，過了下個月三十號，他就十七歲了。關於他，你有什麼想法？」

「你說琥珀嗎？」洛白的表情有點不解，不知道好友想說什麼。「抱歉，讓你看到剛剛那難堪的畫面，自從我開始幫那孩子請家教後，兩年內他已經氣走七位老師了。」

「怎麼不讓他去上學？」爾天揚一臉無法苟同。

洛白苦惱的說：「我不確定那適不適合他，你也知道，那孩子的防衛心很重，也不太親近人……」

「他現在學到什麼程度了？」

「大部分的字都會寫，加減乘除也沒問題，之前我和斑會教他，但你也知道，我們並不是很有時間，所以才幫他請家教。」

「加減乘除是嗎……學會了這些也還達不到他這個年紀該有的學識標準。」爾天揚

不得不嚴厲的說：「洛白，你太寵那孩子了，你把他養成一隻又任性又笨的貓。」

「是的，你說的沒錯。」洛白的表情充滿挫敗。

「你打算這樣下去嗎？就用這種方式照顧那孩子一輩子？」爾天揚溫和的望著他，說出來的話卻一針見血。「那孩子並不是寵物，不是只要給他無盡的寵愛就行得通，再這樣下去，他恐怕很難融入這個社會。」

「我當然不希望這樣，可是我也不知道該怎麼做才好……」洛白把臉埋進兩掌之間，看起來無比的疲累。

羅斑現在的模樣已經夠教他意志消沉，他幾乎無心再思考其他的事。

「把他交給我吧。」

聽到爾天揚這麼說，洛白驚愕的抬起頭。「你說什麼？」

「讓那孩子跟我一起住吧。現在這個情況你也無法顧及到他，而且這裡離市區太遠，如果那孩子要上學也不太方便。」爾天揚中肯的建議。「讓琥珀住我那，我會安排他讀我任教的那所大學的附屬高中，就近照顧他。」

洛白聽了之後，顯得有些不安。「這麼做好嗎？這並不是你的責任……而且這個提議琥珀可能不會乖乖聽從。」

「為了你跟羅斑，我願意讓他變成我的責任，放心，我會好好照顧他的。請你一定要拿出威嚴來，不管那孩子願不願意，你都不該心軟。」他的態度強硬而認真。

「你不想看他成為一個無法獨立的人吧？」

「嗯，你說的對，謝謝你，天揚。」洛白露出感激的笑容。「你什麼時候要帶他走？」

「越快越好，最好是今天。」

「今天？」洛白覺得有點太急了，他怕琥珀會更反彈，但他實在不想辜負好友的一番好意，頓了一會便下定決心。「好，我這就去跟那孩子說。」

「你說什麼？」琥珀瞪大眼睛望著眼前的男人，完全不敢相信自己耳朵所聽到的內容。

「琥珀，你暫時去跟天揚一起住。」為了讓他聽清楚，洛白又再次說了一遍，他沒有使用問句，為的是讓他明白事情沒有轉圜的餘地。「天揚會負責照顧你。」

「為什麼？！」琥珀的小臉寫滿疑惑。「我繼續住在這裡不是很好嗎？」

「不行，你知道斑他最近身體不是很好吧，這樣下去，我沒有辦法好好照顧你……」洛白試圖用溫和的語氣解釋。

「我不想去別的地方！你不用照顧我也沒關係，我會變成豹搬去後山住，我會在那裡生活，吃自己獵到的食物，不會給你和斑添任何麻煩。你知道我可以的！」琥珀激動的說。

「別說這種像小孩子一樣天真的話了！你想一輩子都過那種生活嗎？」洛白難得的沉下了臉。

琥珀望著洛白認真的神情。他很少見到他態度那麼強硬，至少從來沒有用這種語氣斥責過自己。

「是那男人對你說了什麼嗎？」琥珀忿忿不平的說。他已經認定洛白的轉變是爾天揚煽動的。

「不，他只是給我建議，天揚知道怎麼做對你比較好。」洛白望著琥珀，苦口婆心的說。

住在一起三年，琥珀這才發現洛白的眼睛竟是這樣的漆黑幽黯。

「你要趕我走？洛白，你不喜歡我了嗎？」他有點難過的開口。

「我並不是要趕你走，如果你想回來，當然隨時可以回來，只是你不能一輩子都被關在這，你該去嘗試不一樣的生活。以前我對待你的方式是在害你，我已經反省過了……琥珀，這裡永遠是你的家，你只是現在得暫時離開，不是永遠不能回來，我很愛你，希望你能明白。」洛白溫柔的勸說。

「但是還沒有到像對斑那樣的愛。」琥珀冷冷的說。

聞言，洛白的心震了一下，許久才緩緩開口，「你們是不同的，你永遠都是我的孩子。琥珀，不要用那種眼神看我，我會很難過……我們都是為你好……」聽到孩子的質疑，他有些受傷。

看著洛白苦惱的樣子，琥珀突然有些良心不安，他們對他的好是無庸置疑的，他不該這麼頂撞洛白。

「嗯。」最後他屈服了。

洛白露出了笑容，知道他還是一個好孩子，拍了拍他的頭，說道：「去整理行李吧，只要你喜歡，想帶走什麼都行。」

在等待琥珀整理行李的這段期間，爾天揚和洛白到房裡去採了一些羅斑的血液樣本。爾天揚的車上有攜帶型的冰箱，可以暫時存放血液而不會敗壞。

做這件事只花了一點時間，但爾天揚從車庫回來時，琥珀已經提著行李在玄關等他了。

儘管在這裡住了三年，男孩的東西還是少得不可思議，行李袋裡除了衣物之外沒有其他東西。

爾天揚望著他，琥珀的表情盡是對自己的不滿，卻沒開口說任何一句話。

他想接過他手中的行李袋先放到車上，卻被他狠狠甩開手。

琥珀撇開頭，連正眼也不願看他。

他知道自己完全被討厭了……算了！反正一直都是，他不介意。

「琥珀，你要和斑道別嗎？」洛白撥了撥男孩的長髮，將它們往後梳攏。

「不用了，他在睡覺，我不想吵醒他，反正你說我隨時都可以回來的。」琥珀盡量表現的很開朗。

「嗯，只要你想，隨時都可以回家，只是到時候可能要麻煩天揚載你一程，因為有點距離。」洛白很有耐心的叮嚀著，「要聽天揚的話喔。」

「好啦。」他不情願的說。

「天揚，那琥珀就拜託你了。」

離別就近在眼前，洛白的心裡充滿不捨，畢竟是自己疼愛了三年的孩子，從原本

的陌生疏離到後來像一家人般親近，這之間的過程意義非凡。

「我會好好照顧他的。」爾天揚誠心的說：「就像對待自己的孩子一樣。」

洛白點點頭。望著兩人坐上保時捷，他的心裡百感交集，卻無法用任何言語表達出內心的感受。

「再見，洛白。」男孩坐在副駕駛座上，表情雖然充滿了不安，但還是很乾脆的向他揮了揮手道別。

「嗯，再見。」

洛白看著保時捷開出了大門，越開越遠，然後很快的消失在眼前，直到連車聲都聽不見了，他才轉身回到洋房。

琥珀剛走，他就頓時覺得家中冷清許多，從前男孩還沒來的時候，他和羅斑也是這麼生活的啊，從來不覺得有什麼不對勁，那現在這種異樣的難受感到底是什麼？

他有些鬱悶的走回臥室。

羅斑還靜靜的睡著。

洛白無力的爬上床，滿臉疲倦的側躺在他身邊望著他。

自從三年前偶然得知羅斑有可能活不過三十五歲後，為了不讓羅斑因為心疼他而離開他，他一直假裝只要把握現在相處的時光就好，但其實這早就成了一直盤據在他心裡揮之不去的惡夢。現在，它終於發生了，羅斑的健康每況愈下，而他卻無力阻止，只能看著情人日漸衰弱。

雖然天揚積極幫助他們，但如今仍未找到明確的治療方向，他真的不敢想像，失去這個男人的未來會是怎樣。

羅斑像是感受到了他沉重的心情，忽然緩緩睜開眼睛。

兩雙眼睛直視著彼此，綠眼對著黑眼，眼裡都盈滿了對方的倒影。

「你心情不好，怎麼了？」羅斑緩緩抬起手用大拇指摸了摸洛白的眼睛下方，像是在為他擦掉眼淚，雖然他並沒有哭……而僅僅是這樣簡單的動作，他做起來卻十分吃力的樣子。

「天揚把琥珀帶走了。」洛白平靜的說。

「為什麼？」

「因為他知道現在的我根本沒辦法照顧那孩子，我滿腦子都只有你……我是個失職的父親。」

洛白有些自責。嚴格說起來，他和琥珀的年齡只差了十五歲，充其量只能算是兄弟，但就責任上來說，洛白認為自己是他的父親。

羅斑沉靜的望著他，輕柔的說道：「抱歉，讓你那麼擔憂。」

「不，斑，不要道歉……這不是你的錯，不是任何人的錯，我只是想陪著你而已，在這種時候，我一刻都不想離開你身邊。」他像個孩子一樣，脆弱而無助的縮進男人懷中。

「儘管如此，那孩子的離開，還是會讓你覺得很難過。」

「當然啊，那是我們的孩子。」洛白在他懷裡微微顫抖著，有些哽咽的說：「……

我也愛他，可是那孩子說再愛也比不上我愛你。我想他說對了，你是特別的，沒有人可以取代你，如果沒有你，我會不知道該怎麼辦才好……」
羅斑溫柔的撫著他肩頭，像是在安慰他。

「你會逐漸習慣的。」他輕聲說。「剛開始可能會有點難熬，但你會慢慢習慣的，大家都會陪在你身邊。」

洛白愣了一下，隨即聽懂他在說什麼。

「斑，你好殘忍，竟然說的出這種話！」他幽怨的瞪著他，用眼神譴責他。「我不在乎其他人，我只要你陪在我身邊就夠了……我沒辦法習慣，我一定沒辦法習慣……」

他近乎歇斯底里的將整張臉埋進羅斑的懷中，開始嗚咽地低泣。

羅斑緊緊摟著他，雖然很想繼續保持清醒，好好安慰懷中充滿不安情緒的男人，但疲憊感又席捲而來，無情的將他推進另一個又深又長的夢境中。

而夢境裡，總是有洛白的啜泣聲在迴盪。

爾天揚的人生行經至此，一路都是非常順遂。

爾氏企業為國內現今架構最龐大的醫療產業集團，旗下除了擁有數家大醫院外，另外還有培育相關人才的醫藥學院，以及無數藥廠和生技開發公司。爾氏家族代代都出醫學界與科學界的菁英，但從商的人才也不少，轉而從政的更是大有人在。身為這樣一個了不起家族的一分子，當爾天揚說大學要讀獸醫系時，首先就遭到父母的反對，原因是獸醫並不在爾氏企業的業務範疇內，但由於爾天揚在家中排行老幺，上面有三個哥哥，從小就倍受大家寵愛的他，幾乎沒做什麼抗爭就如願讀了自己想讀的科系。

爾天揚從來就沒想過要繼承家業，比起在龐大醫療體系裡勾心鬥角，他比較喜歡待在實驗室。聰明如他，在國內讀完大學、考取獸醫執照後，就到英國牛津大學攻讀碩士，兩年後拿到生物醫學和藥理學雙碩士，更在三年之內完成數篇論文取得生物醫學博士學位，他成功開發了新的基因治療藥物，配方獲得專利與認可，使全球的癌症病患都能受惠——二十七歲能有這樣的成績，算是非常輝煌了。

回國後，爾家大哥疼他，為了讓他專心做研究，聘請他到自家旗下的爾氏醫藥大學當客座教授，同時他也受聘於美國和英國幾家知名大學，經常飛去國外做教學指導和學術研討，雖然上課時間並不固定，但只要是他上的課必定堂堂爆滿。

現在他三十出頭了，已經不想再過飛來飛去的忙碌生活，有時候他看到身邊的朋友都擁有家庭、過著穩定的生活，不禁會有種羨慕的感覺，但那種感覺通常稍縱即逝，因為他自己有多麼喜歡自由而不愛拘束。

他英俊、幽默、風趣、體貼，在團體中倍受歡迎，哥兒們擁戴他，女人更巴不得撲上他，從以前到現在，他就一直受到大家的喜愛。

偏偏現在坐在他身旁副駕駛座上的小東西不這麼認為。

「你那張臭臉要擺到什麼時候？」經過了長時間的沉默，爾天揚終於受不了而率先開口。

琥珀垂著嘴角，低頭望著懷中緊緊抱著的行李袋，對車外從沒見過的景色毫不感興趣，好似那行李袋才是他唯一想守護的寶貴東西。

爾天揚也不是不能理解他的心情，於是摸了摸他的頭安慰他，「從現在開始，我們就是家人了，你會和我好好相處是吧，嗯？」

「你才不是我的家人，我的家人只有洛白和斑。」琥珀悶聲說道。

「是嗎？如果你要這麼想，我也無所謂。」爾天揚淡淡的說，眼睛專注望著前方開著車，側臉看不出任何情緒。

「為什麼你要叫洛白把我趕走？」琥珀的表情很憤慨，也有些哀怨。

「你想一輩子住在山裡，過著野人般的生活嗎？還是你要洛白養你一輩子？當一個人類沒有你想像的那麼簡單，外面的世界很大，而你現在所看到的只不過是皮毛裡的一點點皮屑而已。」爾天揚嚴厲的說：「年輕人，你要學的還有很多，而我會一點一滴、不厭其煩的教給你。」

看著他嚴肅又認真的表情，琥珀不由得感到敬畏。動物的本能讓他從很久之前就懂得害怕這個男人，他可以看出他和煦微笑背後那不容分說的強勢與果決。他是天生的領導人物，就算他自己不覺得也並非刻意，但在大部分的時候男人的確獲得了尊敬。

思及自己不可能反抗得了眼前的人，琥珀緩緩的低聲道：「我討厭你……我真的……很討厭你。」他不知道自己還能說些什麼，只能用這句話來表達自己現在所有的心情，那種憂鬱、難過，以及不滿的心情。

「我知道，小黑。很久以前就知道了。」爾天揚的表情很冷淡，但也很堅定。「但是我並不討厭你，這就夠了。」

之後兩人就這樣保持著沉默。

第二章

保時捷在無聲中駛進了位於市中心高級社區裡附設的地下停車場，其上的建築物高達三十層樓，爾天揚的家則在第十八層。

這是一幢非常華美的高級大廈，如果是非住戶要來拜訪，必須通過層層關卡。首先入口處的警衛會仔細的詢問要拜訪那一戶，確認來者不可疑後才會利用對講機聯絡大廳裡的接待櫃檯，接著接待櫃檯的服務人員會幫你聯絡你要拜訪的人家，等待住戶確認之後便會親自將客人送上去，因為電梯都有自動鎖，除了擁有電梯卡的住戶外，一般人是無法使用的一一總而言之，過程就是如此繁瑣。

為了省去日後諸多麻煩，爾天揚決定不從停車場直接坐電梯上去，而選擇帶琥珀走一趟接待櫃檯，讓服務人員認識他。

當爾天揚跟櫃檯人員交代時，琥珀正觀察著這個令人覺得不可思議的空間。漂亮的接待大廳、裝飾著畫和高級地毯的走廊，這些都是之前的家所沒有的。

等他上了十八樓，更發現爾天揚的家和他以前住的地方是截然不同的感覺。

琥珀看著眼前這個陌生的空間。很大，說真的一個人住那麼大可以說是過於奢侈了，光是客廳就有十坪以上，還有可以一覽城市景色的大型落地窗，屋內擺設風格簡約，有昂貴的家具和有品味的裝潢，但他就是有好像少了什麼的感覺。

「這裡沒有其他人嗎？」琥珀站在客廳，表情有點茫然的問。

爾天揚一邊整理以後要當男孩臥室的房間，一邊朝著門外回答，「沒有。只有你跟我，還有……」

話還沒說完，就聽到琥珀的慘叫聲。

爾天揚急忙從房間出來，快步走回客廳就看到眼前這副景象——

兩隻貓……呃，不，是一隻豹一隻貓，一大一小，一黑一白，正相互對峙著。他們的體型有很顯著的差距，雖然琥珀在豹族裡算體型嬌小的，但比起貓卻是大得多了。眼看黑豹的背已經弓起，彷彿下一秒就要撲上去把那隻波斯貓給咬死，爾天揚趕緊衝上前去拎住他的頸子。

「住手！以大欺小，你不覺得羞恥嗎？」他眼神凌厲的瞪著黑豹斥責道。

被他拎著後頸而動彈不得的黑豹，只能發出凶狠的嘶吼聲表達不滿情緒。

「先變回人，要不然我聽不懂你在說什麼。」看著因兩隻動物追逐而搞得亂七八糟的客廳，爾天揚的口氣有點暴躁。

琥珀在他手中漸漸變回人，雖然這過程爾天揚已經看過好幾次，但還是覺得很不可思議。

「是牠先攻擊我的耶……」琥珀委屈的說，但看爾天揚不吃這套，他轉而不高興的說：「放我下來啦！」因為少了毛皮的保護，爾天揚這樣抓著他光溜溜的脖子實在是很痛。

「這是牠家，你闖進了牠的地盤，牠攻擊你也是正常的。」爾天揚說著，把男孩放在沙發上讓他坐好，然後把剛剛因變身而散落一地的衣物撿回來讓他穿上。「哪裡受傷了？」

「這裡。」琥珀指著腳踝，上面果然有幾道細細長長的抓痕，還滲出血來。剛剛遭到攻擊之後他馬上反射性地變成豹去追那個傷害自己的凶手，沒發現自己真的受傷了，現在看到血之後，更覺得憤慨。

上次在後山，那隻用大門牙咬傷他的野兔，早就已經被他拆吃入腹了！

他瞪著坐在不遠處虎視眈眈望著自己的白貓，越想越不甘心的跳了起來。「太可惡了！我要把你吃掉。」

「坐下！」爾天揚喝斥道，又把他壓回沙發上。「牠不是食物，是這個家的一分子，要是你敢傷害那隻貓，你就死定了！我會狠狠罰你。」他臉色不佳的威脅道。

「什麼嘛……難道我受傷就沒關係嗎？」琥珀不滿的說。

「你們量級不同，琥珀，我認為你完全明白自己的能力，不該問那麼蠢的問題，你隨隨便便爪子一揮就可以殺了牠。」爾天揚非常嚴肅的說。他必須教導這孩子正確的觀念。「還有我要提醒你，這裡已經不是在山裡了，出了這個家以後，你不可以想變身就變身，就算在這個家你想變成豹——也要先看看窗簾有沒有拉好。」

他走到窗戶旁，「刷」的一聲把那面落地窗的窗簾給拉上。

「我說的這些，你可以遵守嗎？」

聽完他的警告，琥珀心中是一千個、一萬個不願意，他覺得這裡好像是一座牢籠，

那些規矩就像手銬和腳鐐般讓他感到拘束。但當他看見爾天揚嚴厲的眼神時，只好不甘願的答道：「好啦。」

「很好，要是你不聽話，就得接受處罰，懂嗎？」爾天揚持續加重威脅。

「嗯。」琥珀點點頭。雖然他很想問處罰是什麼，但隨即打消這個念頭，不管是什麼，他都不想被處罰。

「現在你乖乖坐在這裡，我去拿藥來幫你擦，不准再跑來跑去。」

儘管琥珀心裡認為這樣的傷口根本無須擦藥，以他的復原能力連舔都不用舔，睡個覺就會好了，但男人還是轉身去拿了醫藥箱，很仔細的幫他消毒上藥。

擦完藥後，爾天揚去洗了洗手又回來客廳，一把抱起波斯貓，坐到琥珀身旁。

剛剛明明還張牙舞爪的貓，現在卻一直「喵嗚喵嗚」的發出噁心的撒嬌聲，還在男人大腿上不斷磨蹭……拜託！你是公貓吧！

琥珀瞪著那隻扁臉波斯貓，覺得牠真是越看越欠咬。

「小黑，手給我。」

「幹麼？」琥珀防備的問。

「摸牠。」

他一聽馬上露出嫌惡的表情，「我才不要！」

「不准不要，手給我。」

爾天揚一沉下臉，琥珀馬上乖乖把手伸出來。他真恨自己為什麼要這麼懼怕這個人，簡直被他吃得死死的。

爾天揚握著他的手，引導他輕輕撫摸那隻波斯貓。琥珀心想，這臭貓現在倒挺會賣乖的，很柔順的讓他碰……媽呀！那張臉還真是扁得有夠醜！不知道牠老媽是怎麼生的！是不是在出陰道時臉被壓壞啦？

「你養這種東西幹麼啊？」琥珀鄙視的說：「醜死了。」

「雪球是前女友分手後留下來的。」爾天揚很有耐心的解釋，「這品種的波斯貓臉都是長這副樣子，那是牠們的特色。」

「誰管牠是什麼品種啊。」琥珀一臉不屑，「長得醜還找那麼多藉口。」

就在琥珀這麼說的同時，波斯貓似乎再也受不了他句句語帶輕蔑，狠狠一掌抓在他手背上。

「好痛！」男孩哀嚎了一聲。

「你看，你傷到牠的自尊心了。」爾天揚毫無同情心的看著他。

「這傢伙動粗耶！你為什麼不罵罵牠！」琥珀忿忿不平的說。

「雪球，不可以這樣。」爾天揚敷衍的輕斥了一句，就放牠走了。「喏，自己去玩吧。」

「哼，差別待遇。」琥珀小小聲的罵道。

晚餐由爾天揚親自下廚，琥珀滿意外他煮出來的食物還滿好吃的……雖然比起洛白還差那麼一點啦。

不過他很好收買，尤其是用食物，一頓美味的晚餐就可以稍稍提升爾天揚在他心

中的好感度。

飯後，他洗了個舒服的澡，懶懶的躺在沙發上，感覺眼皮越來越沉重。

「喂，小黑，不要在這睡，回你的房間去。」

爾天揚看到以後馬上把他揪起來，帶到那個屬於他的新房間。琥珀心裡不斷埋怨對方囉唆，以前在家時他想躺哪就躺哪，睡地上也沒關係。

不過看在爾天揚幫他準備的床還滿舒服的分上，他就不跟他計較了。

爾天揚望著琥珀一臉睏倦的模樣，知道他是真的累了，說了一聲「晚安」之後，就把燈關掉，出去時順手把房門給關上。

走沒兩步，他就聽到房間裡傳來鬼吼鬼叫的聲音。

爾天揚迅速往回打開房門，只見一雙金色的眸子在黑暗中發出炯炯的光芒，他打開燈，便看到琥珀一臉怒意的望著他。

「你在吵什麼啊？」

「我叫你不要關燈。」

「你怕黑？」爾天揚頗為詫異。「貓科動物還怕黑？」

「我——才——不——是——怕——黑——」男孩怒氣沖沖的辯解。「我和斑都是半夜跑去山裡玩的，那裡連一盞燈都沒有，我怎麼可能怕黑！」

「那為什麼不要關燈？」爾天揚挑著眉，等著聽他解釋。

「那是因為你又關燈又關門，所以……」琥珀不開心的說。「要不然你不要關門。」

爾天揚終於聽懂了，原來男孩不是怕黑，是害怕密閉的黑暗空間。

「你睡覺都不關燈的嗎？」

「對，從來不關。」

爾天揚皺了皺眉，「這不是個好習慣。」說完，他又把燈關了。

「喂，我不是叫你別關燈了嗎？」琥珀憤怒的說。這男人似乎特別愛跟他唱反調。

「別這樣大吼大叫，我在這裡陪你，這樣你就不會怕了吧。」爾天揚爬上了床，

躺在他旁邊。床很大，兩個人不算擠，但是可以感受到彼此體溫的微妙距離。

門沒有完全被關上，只是虛掩著。走廊的燈透了進來，琥珀的視力非比尋常，一點點光線就可以讓他看得很清楚，第一次有人和自己靠得那麼近，他看著他，有點迷惘。

「我不習慣有人陪我睡。」

「為什麼？洛白和斑都沒陪你睡過嗎？」爾天揚溫醇的嗓音，在黑暗中更有穩定人心的魅力。

「沒有。斑從來就不准我進他們的房間。」琥珀有些哀怨的說。

爾天揚並不覺得意外，大部分的貓科動物都是獨行俠，不允許其他同類闖入自己的領域，在羅斑心中，只有身為伴侶的洛白是特別的吧。真是一個擁有驚人獨佔慾的男人。

「……我以前就是住在又黑又暗又狹窄的地方，所以現在只要待在類似的地方，就會想起可怕的回憶……」不知為何，他突然有股衝動跟爾天揚提起過去的事，他幽幽的說道，「……真的很可怕。」

「我知道。」爾天揚溫柔的說，「所以我會陪著你。」

他曾經聽洛白說過從前琥珀受虐的情況——他被關在黑暗的地下室，養他的那幾個男人總是對他施暴，剝奪他的尊嚴，還把他訓練成有攻擊性的武器，讓他去參加殘忍的格鬥賽……

想到男孩有這段令人悲傷的過往，忍不住就對他充滿憐惜。

「別想了。」爾天揚摸了摸他的頭。「快睡吧。」

琥珀突然不想睡了，一雙眼睛睜得大大的。「你靠我那麼近，反而害我睡不著，我不習慣有人待在我旁邊，跟我躺在同一張床上。」他瞪著爾天揚，「其實你根本不用浪費時間在這裡陪我，只要幫我把燈打開，你就可以離開去做任何你想做的事。」

「這一點也不浪費時間。」他的頭髮柔順好摸極了，爾天揚持續摸著他柔軟的頭髮，釋出善意，「我希望能夠幫助你戰勝內心所有的恐懼，再說，花一點時間陪陪我的新家人又算得了什麼？」

「誰是你的家人啊！」琥珀對他齜牙咧嘴，像被侵犯到領域的野獸。

「隨你怎麼想。」爾天揚背過身想去拿放在床頭櫃上的鬧鐘，看看現在究竟幾點了，他不打算讓男孩熬夜。

琥珀卻突然抓住他抽離的手。

「怎麼？」爾天揚挑起眉，調侃道：「已經開始會撒嬌了啊？小黑。」

「誰要跟你撒嬌。」琥珀語氣不屑，但仍用頭頂了頂爾天揚的大手。「喂，你手不要停啦。」

這還不是撒嬌嗎？這大貓嘴真硬，但身體倒挺誠實的，爾天揚有點想笑。他沒有再爭辯，手如琥珀所願的重新撫摸起他的頭髮。

男孩舒服的瞇起眼睛。「直到我睡著前都不准停喔。」他命令。

「還真會使喚人耶。」爾天揚嘆了一口氣，「看你第一天離家，心裡很不安的分上，我就好好安慰你吧。」

琥珀睏了，不想再跟他們鬥嘴，他打了個呵欠，爾天揚撫摸的力度適中，實在太教人迷醉。

「我有沒有說過我很喜歡你的手？」太想睡了，他話說得有些含糊不清，「但是只有手喔。」

說完這句話，琥珀就完全安靜下來了，過了不久便傳來很有規律的呼吸聲。

爾天揚在微弱的光線下看著琥珀的臉，長而濃密的黑色睫毛覆蓋在白皙眼皮上，披散在枕頭上的黑色長髮有如夜晚中閃爍著粼粼波光的海面……

這小子居然是個男的！是個男的！

爾天揚心情有點不太平靜，大概是太久沒有與其他人同住的緣故吧。而這小子是好友家的孩子，他們一年見面的次數十根手指數得出來，談不上熟悉，也算不上親暱，但從今爾後卻是他的責任，他生活的一部分，他突然有種不真實的感覺。主動提議把琥珀帶下山——真的是自己深思熟慮後所下的決定嗎？

爾天揚爬起身，走出房間，這次卻沒有把門關上。

來到大城市的第二天，琥珀的心情依舊不是很好。

他一大早就被爾天揚強勢又嚴厲的叫起床到醫大附中辦入學手續，這已經夠讓他不爽了，從前在山上他愛睡多晚就睡多晚，才沒人管呢！

而接下來那個不長眼的行政人員竟然把他誤認成女生，還拿了女生制服給他？！

他洛琥珀雖然留著長髮，但那是因為他想留、他愛留、他爽留，不代表允許別人把他當作雌性，他是男的！道道地地的男兒身！為此他差點撲上去狠咬那個辦事處的男人一口，這種行為當然馬上被爾天揚制止，並且外加口頭訓誡一番。

搞定入學的事後，差不多是午餐時間了，爾天揚帶著他來到學校附近一家名叫「Chaton」的咖啡廳。當爾天揚打開店門時，店裡的食物香味隨即飄了出來，混合著咖啡、甜點與麵包的美好香氣讓琥珀馬上皺起鼻子用力的深吸了幾口，唯恐漏掉一絲好聞的氣味。

聞到食物的氣味，他的壞心情總算平復了一點。

由於咖啡廳位於一幢外商公司的商業大樓一樓，因此店內大多數是外籍客人。爾天揚帶著琥珀來到窗邊的座位，乾淨透明的玻璃雖然阻隔了街道上的人車喧鬧，但仍能見到人群來來往往。他這麼做是有目的的，他希望長期居住在山裡的男孩能早點習慣市區、習慣人潮。

坐定後，服務生很快就送來了水和菜單。

「選你想吃的，小黑。」爾天揚將一份菜單遞給琥珀。

男孩的雙眼緊盯著菜單，目光隨著上面一張張餐點圖片游移，拿不定主意。

「我要一杯濃縮咖啡和奶油松露義大利麵。」爾天揚和服務生說完後，轉而問他，「你呢？」

琥珀顯得很苦惱的樣子。「嗯……我不確定。」

「你想吃什麼都可以。」爾天揚的語氣很有耐心。

聽他這麼說，琥珀馬上把手上的菜單攤在桌上，指著其中幾張圖片說道：「我要這個、這個、這個和這個。」

他的動作很快，但爾天揚還是看清楚了他想要點哪幾樣，分別是草莓塔、覆盆子奶酪、巧克力布朗尼和水果百匯聖代。

他不禁皺起眉來。「小黑，你選的都是甜食。」

琥珀點點頭，「我知道啊。」

「巧克力不行，那對你不好。」爾天揚憑著獸醫的知識馬上就把布朗尼給否決了。

「小姐，麻煩給他牛奶、烤雞三明治和水果百匯聖代。」

「喂，你不是說我想吃什麼都可以嗎？」琥珀不滿地抗議道。

「甜食不適合當正餐，攝取太多糖分對身體有害，光是一個聖代的分量就已經足夠了。」爾天揚溫和但不容反駁的說。「他們的烤雞三明治也很棒，你會喜歡的。」琥珀皺著臉，露出白森森的牙齒，對他的強勢很不滿。

習慣了，爾天揚也不理會他，逕自拿起桌上的英文報紙翻看。

不過琥珀的不悅沒有持續多久，當三明治和牛奶送上桌後，他馬上綻開了笑容，

迫不及待大快朵頤。

對面誇張的進食聲讓爾天揚不得不將報紙擋置一旁，將視線轉移到琥珀臉上。

「每次看你吃東西，都覺得好像很美味的樣子。」

「是很美味啊。」琥珀滿嘴都是食物，口齒不清的說道。

「但是你的餐桌禮儀有待改進。」爾天揚皺了一下眉，不認同的說：「例如嘴裡有食物時不要講話。」

很顯然他對自己的行為有諸多不滿，但美食當前，琥珀決定不理會他，繼續拿起一塊三明治大口咬著。

「沒人會跟你搶，不要吃得那麼快。」

但當他又再一次開口囉唆時，琥珀不想繼續保持沉默了。

「你有餓過很久的經驗嗎？」他看著爾天揚，認真的問道：「你有那種餓到以為自己快要死了，而下一餐卻不知道什麼時候會來的經驗嗎？」

「沒有。」爾天揚幾乎沒做多想就回答道。

「我有喔。」金色的眼睛此刻看起來十分黯淡，他像是深陷在回憶的泥淖說道：「少得可憐又很糟糕的食物，卻是能讓我活下去的唯一希望……而且如果不快點把食物吃進肚子裡，隨時都有可能因為他們改變心意而被拿走。那時我以為最美味的東西竟然是雞骨頭！還是因為我在格鬥場上贏了，他們賞給我的……雖然只剩下一點點的肉連在骨頭上，卻讓我覺得那是世界上最美味的東西而把它舔得乾乾淨淨……」

「別說了。」爾天揚柔聲制止他，表情卻像在隱忍極大的怒氣。

他想起了幫男孩治療槍傷的那一晚，躺在床上那副極度營養不良的身軀。

「你為什麼要生氣呢？你不喜歡聽我說這種事？」敏感的感覺到對方的不高興，琥珀歪著頭，表情顯得無辜可愛。

「我是在氣那些虐待你的人，小黑。」爾天揚將目光放柔。「他們不該那麼對你。」

「你知道他們後來怎麼了嗎？」琥珀低著頭看著盤中吃到一半的三明治，看起來像個做了虧心事的小孩。

「知道。」爾天揚平靜的說。「那是他們自食惡果，如果當時你沒逃出來，也許我們就無法坐在這裡聊天、享用美食了，所以你無須對過去的事感到如此惶恐與罪惡。」

三年前，琥珀在首次變身為豹的夜晚，殺了虐待他的阮雄等四人逃了出來，後來才被洛白與羅斑收養。當時的他並不覺得自己做了壞事，野獸本來就不會對殺人感到愧疚，但隨著回到常人生活的時間越來越長，他漸漸明白原來當時自己做的事情叫做犯罪。

「我很可怕嗎？」他依然沒有抬起頭來，難得不安的問。

「不，你不可怕，可怕的是那些空有人類外表卻有著殘忍內心的人，他們比野獸還不如。」爾天揚輕輕抬起他的下巴，溫柔的說：「看著我，琥珀，你不可怕啊，比起來，你還比較怕我吧。」

琥珀笑了出來，「你也知道我怕你。」

「當然，從你的眼神就知道了。」他捏了捏他的小臉，「不過怕我是好事，因為這樣管教起來比較不會那麼困難。」

「管教？」對方的笑容讓琥珀心中的警鈴響了起來。

「是的，你的行為還有很多需要改進的地方，而我會好好管教你，直到你變好為止——當然，我是絕對不會傷害你的，你相信我嗎？」

琥珀看著男人柔和卻又不失嚴肅的表情，思考了很久，最後還是點了點頭。「雖然你很討厭，可是我知道……你是個好人。」

聽著他天真的話語，爾天揚忍不住失笑道：「是，而且我保證絕不讓你餓肚子。」他摸了摸琥珀的頭，「所以慢慢吃好嗎？文雅一點。」

不知道為什麼，被爾天揚摸頭總是讓他感到心跳加速，像是有什麼東西不停的在胸口與腹部騷動著，臉也不禁熱了起來。琥珀用了甩頭，擺脫那種異樣的感覺，再次向盤中的三明治進攻。

隨著水果百匯聖代被端上桌，琥珀的心情也跟著雀躍了起來。

亮晶晶的玻璃杯裡裝著海綿蛋糕、餅乾、鮮奶油以及各式水果，一層一層的堆疊上去，最上面還放了兩球顏色相異的冰淇淋，高聳的程度讓爾天揚開始擔心男孩會吃不下。

但他很快就將這個疑慮一掃而空。

琥珀已經拿起湯匙一勺一勺的挖起冰淇淋送進口中。

「你真的很喜歡甜食耶。」爾天揚盯著他吃得津津有味的樣子，發現自己竟然無法將目光移開。

「很喜歡啊，這種神奇的滋味很難有人不喜歡吧。」小臉閃爍著愉悅的光芒。

「是嗎？」畢竟他不是甜食派的，所以很難認同他的話，但他還是很喜歡看琥珀滿足的模樣。

「喂，小黑，你這裡，」爾天揚比了比自己右邊的唇角說道：「沾到奶油了。」

琥珀伸出粉色的舌頭舔了舔嘴角，卻搞錯了方向，不是鮮奶油殘留的地方。

「這裡啦。」

爾天揚伸出食指，湊上前幫他抹掉嘴邊的奶油，不料琥珀卻用更快的速度含住他沾滿白色奶油的手指，吸吮起來。

爾天揚嚇了一大跳。

他能感覺隔壁桌的白人男性用驚詫的眼神望著兩人，但他真正在意的不是這個，而是琥珀吮舔時的陶醉表情彷彿在他心裡投下一塊巨石，掀起滔天巨浪。

他顫抖了一下，迅速收回手。「小黑，你幹麼啊？」

琥珀望著他，用無辜的表情說：「你想搶我的奶油才沒那麼簡單。」

聞言，爾天揚覺得又好氣又好笑，不知該說什麼才好，只好瞪著他。

忽然一道清脆的嗓音在兩人頭上響起。

「欸，爾天揚，你也太不夠意思了吧，光顧我的店竟然不跟我打聲招呼。」

爾天揚抬起頭，熟悉的身影映入眼簾。

「抱歉啊 Sunny，我怕妳在裡面忙，就沒請服務生知會妳了。」他一臉歉意的笑

著。

被暱稱為 Sunny 的女人是爾天揚的大學同學，本名李曉陽，是這間咖啡廳的老闆。

「什麼時候變得那麼生疏了？你不是去英國了嗎？回來也不打聲招呼。」Sunny 把手上的濃縮咖啡放在桌上，伏下身親吻了爾天揚的臉頰一下。

他也禮貌的將臉貼向她的臉，發出親吻的聲音。「我才剛回來幾天而已。」他解釋。

琥珀直勾勾望著兩人親暱的樣子，遺忘了他喜愛的聖代。

Sunny 對著爾天揚揚起一個美麗的微笑。「這個漂亮的小女孩是誰？」

「是男孩。」爾天揚無奈的糾正。看來小黑的頭髮一天不剪，他就得不斷的對他的性別做解釋。

「男孩？你沒在開玩笑吧？」她一臉難以置信的樣子。

「開這種玩笑幹麼。」爾天揚一副「信不信隨你」的表情。

「你從以前就很愛開玩笑，我哪知道是不是真的。」Sunny 望著男孩，將他的臉看得很仔細，「真漂亮的孩子……眼睛的顏色好特別。」

同一個時間，琥珀也在打量著她。

女人有一張美麗但不顯得張揚的臉，皮膚很好，笑容看起來也很真心，是不會讓人對她產生任何防備的長相。

「爾天揚……你什麼時候換口味啦？」

聽到她這麼說，爾天揚剛入口的熱咖啡差點噴了出來。「妳在說什麼東西啊？」

她用譴責的眼神望著他。「這孩子還很小，你別殘害人家。」

「我怎麼可能做那種事啊，我不是說他是男的了嗎？」爾天揚有些無奈的解釋，

「是朋友的孩子啦，我暫時代為照顧。」

「啊，真的是男孩啊？我還以為你在跟我開玩笑耶。」看他那麼認真，Sunny 這時才真的相信。「我以為你交了個小女朋友。」

他不禁翻了個白眼。「我可沒有戀童癖。」

「我是男生。」琥珀有點不太開心。

聽到他這麼說，Sunny 隨即露出了充滿歉意的表情。「對不起，我還以為是天揚在跟我開玩笑，小帥哥，不要生氣嘛。」她伸出右手，「我們握個手，你原諒我，好嗎？」

琥珀望著那隻白皙的手好一會，爾天揚一度認為他不會做出任何友善的回應，而準備動口教他禮貌時，他在此時緩緩抬起了手。

琥珀的身高比一般青少年矮，還不到一百六十公分，他的手小小的，和 Sunny 差不多。

兩隻手友好的交握，輕輕晃了幾下。

「很高興認識你，小帥哥，我有榮幸知道你的名字嗎？」Sunny 露出了迷人的笑容。

爾天揚認為沒有任何雄性動物能抵擋得住這個笑容。

「洛琥珀，寶石的一種。」

琥珀果然如他所料的開了尊口。沒想到他小小年紀，竟然也懂得買美女的帳。

「非常適合你的名字，你爸媽一定是先看到你漂亮的眼睛才為你取名。」她絲毫不吝於露出宛如陽光般的微笑。「我是 Sunny，請多多指教。」

「請多多指教。」琥珀很想解釋這個名字不是爸媽取的，但又不知如何說起，正暗暗思索時，卻被服務生給打斷了。

「不好意思，老闆，Edison 打電話找妳。」

「我馬上去。」Sunny 回頭對服務生說完，便對兩人露出依依不捨的表情。「我想再和你們多聊聊。」

聽她這麼說，琥珀莫名有一種感覺，Sunny 說的「你們」，其實只有爾天揚而已。

「還有機會的。」爾天揚笑了笑。「替我向 Edison 問好。」

「記得打給我，不要每次都不聯絡。」她又親吻了他的臉頰一下，轉而對琥珀說道：「再見了，琥珀，很高興認識你。」

「我也是。」琥珀說完，便看到她翩然的轉過身去接電話了。

Sunny 走後，他呆呆地望著眼前的聖代，明明上面的冰淇淋已經融化了，變得不像一開始那樣美觀，但他突然提不起勁去吃它。

「怎麼了，小黑？」爾天揚察覺到他怪怪的，關心的問。「你不吃了嗎？」

「我當然要吃。」琥珀悶悶的說道。有食物不吃完以後一定會後悔，這是他的座右銘，即便他的心情不好。